

絲瓜

我的男友在紅綠燈下的騎樓等我。我走過去，他很自然地舉起腳踏板上的安全帽。一如每次他來接我下班的時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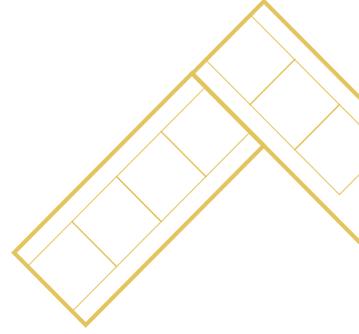
不同的是，這次他等我時不是在滑手機，也不是在發呆。他異常迫切地想見我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他心虛地問。

「嗯。」我聲音嘶啞。滿臉淚痕，藏在剛扣好的安全帽下。我剛哭過，我賭他一定看得出來。我們在一起那麼久了。

他發動引擎，騎過兩三個路口，騎上新北大橋。夏夜的風吹著我赤裸的小腿。外面夜景倏地變換著，像是大學課堂上的投影片。

紅燈時我看著靜止的柏油路。想到剛剛在小房間裡，我講到無話可說的時候，也是這樣癡呆地望著牆角與地面的接縫；當我說到傷心處的時候，我也是這樣地看著十公分外的木頭地板流淚，我無法直視那個諮商心理師的眼睛。我害怕從她眼裡看見那個失控嚎哭的我，像是野獸。



「所以你去諮商到底都跟人家說了些什麼啊？」

耐不住沉默，他終於忍不住問了。他八成從我走出心理諮商所的那一刻就想問了。他憋到現在。就像練習游泳的小男孩戴著蛙鏡浮出水面換氣。

我無法回答，我顧左右而言他。我無法直白地告訴他：我跟諮商師說，我昨天下午的時候突然很想死。我望著十樓紗窗外的陰天烏雲，想著如果跳下去。

而這有一部份與你對待我的方式有關。

我只說：我覺得很寂寞。

然後我繞著我的寂寞打轉，說出了部份事實：我常常感覺好像世上人與人之間都是網，很縝密的網。只有我，是幾條短線構成的，稍有不慎便會斷聯，漸漸限縮成一個點，很孤獨的點。

「你知道嗎？諮商師跟我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。」我試著開朗起來。「我說，我很希望在我掉下去的時候，身邊有人能接住我，她卻說：難道你不能自己接住自己嗎？」我熱切地想分享

這句話的值得玩味之處。「我有點錯愕，卻又心想：對耶，我沒想過這件事。」

「如果你自己接得住自己的話，還需要去諮商嗎？」他不屑地說。「如果要聽這種話，我講給你聽不就好了？」

車騎下橋，我的心也往下沉。沮喪到不敢有想法。

「你想要的話，可以拿下來。」她示意我臉上的口罩。「現在已經解禁了。」

我的諮商師有張柔和的臉，她常讓我想到月亮。

我將承載我的眼淚鼻涕、早已濕透了的口罩拿下來，伸手抽了一張面紙。那天是我們第二次諮商。

我們談到原生家庭，她邀請我描述我的家人。我還沒說完就哭了。我想起童年場景——沒開燈的客廳，幽魂似的菸味。媽媽握著話筒抽泣，電話線隨著她哭而跳動。餐桌放著一盤媽媽炒好卻沒人吃的地瓜葉，涼了以後在瓷盤上發黑。美國獨立音樂歌手 Lana Del Rey 有一首歌叫《Summertime Sadness》，那段記憶也是我的 Summertime Sadness。詭譎的夏天裡，我見證一切。

「有天早上醒來，陽光是灰色的，家裡好安靜，每個房間都沒有，大家都出門了。我跑到玄關對著門大哭。感覺好空洞。」

我連珠炮地說個不停。也不管諮商師是否能消化。

「我好像再也無法快樂起來。我每個階段的人際總是難以維持，我的家人總有天會離世，我被遺棄在這個世界上……我不知道該怎麼活下去。出生在這樣的家庭，我人生已經毀了。」

「你的生長環境或許沒有你想的那麼差。」諮商師想了想。
「能夠成為一位有執照的醫事人員並不容易。」

我想抗議，但一時無法反駁——這幾次諮商我申請的是政府補助的醫事人員心理健康支持方案。

「我是指，你的人生應該還有一些能將你支撐起來的元素。否則你狀態或許會比現在更糟。」她小心翼翼地措辭，似乎察覺到了我瞬間武裝起來的神情。「但我們談到家人的時候，你好像變得很激動，這似乎勾起了你許多害怕、挫折的情緒。」

她翻著她的筆記本。「我記得你說過，你還有一個姐姐，對嗎？」

我點頭。

「你姐姐也會讓你這麼害怕嗎？」

我想了一下。「我姐對我挺好的。」

「你知道嗎？你講到姐姐的時候，你的眼睛在發光。那就是感覺。」她凝視著我，好像我說出一個很重要的秘密。

「我想你的人生除了悲傷難過，一定還有很多感覺。只是一時忘記了。我們需要一些時間把它們找回來，好嗎？」

我的男友並不喜歡我去諮商。我猜他覺得他的角色被剝奪了。

他一定很討厭我和一個陌生人在小房間裡細數他的罪狀。因為他知道他做錯了。他不該在我想獨處時抱怨我很無趣，不該責怪我出門忘記帶傘，不該大罵我煮菜老是鍋子水還沒瀝乾就放油。他可以表達得更好。他自己知道。

我們以前不是這樣的。以前男友到我家附近，我們喜歡一起逛連鎖超市。他最愛喝椰子水，會在冰箱囤三罐。他說椰子會讓他想到屏東，因為那是他長大的地方。他說屏東的晚上蟲鳴鳥叫，好像黑色的天空底下只有他，他覺得那樣很平靜。

我去過他屏東的家一次。屏東有他的阿公阿婆，還有門口一隻小黑狗。他很有餘裕又孝順的樣子我好喜歡。我知道屏東獨自長大的童年一定讓他很平靜，也很孤單。他和我都懂，一個人在家看著天空慢慢變濁、變藍，再變深、變黑的傍晚。交往的那幾年，每逢年過節、家族團聚時，我都會偷偷跑到外面打給他、掉眼淚，哭完我才有力氣回家圍爐。

這樣的他怎麼會是害我憂鬱的原因呢？

「我覺得，我好像怎麼做都不對。」剛換工作那段時間我不適應，有晚躺在床上我哭著跟他說。

「你幹嘛想那麼多啊。」他說。

「也是，我應該學著把自己擺在重心。」

「錯，你就是太把自己放在重心了，才會整天這麼敏感。」他教育我。「你有這心思，還不如多想想怎樣才能在工作上幫到別人。」

「我只是很想被你心疼。」我低聲說。

我約了時間，又去找諮商師。在那小房間裡，我談了我在家族中的空洞與憤怒，談了工作中的徬徨，談了我和男友怎麼相識到相戀。

我漸漸開始喜歡諮商。諮商好像文學，一語道破，卻又周折婉轉。

「別人很細微的一個表情或一句話就可以讓我傷透心。要是我沒有這麼敏感就好了。」有次我忍不住向諮商師抱怨。

「敏感一定是壞事嗎？」

我一怔。

「正因為你敏感，所以你很有同理心，能夠很精準地感知別人細緻的情緒……」她思忖道。「我覺得你現在很像一個有魔法的人，但還不太會用，所以常常不小心把家裡弄得亂七八糟。」

我說不出話來，我沒有這樣子想過。但我很喜歡這個想法。

諮商師望著我笑了。她歪著頭，好像希望這句話在我心裡停留久一點。好像希望我想想看，小房間外也許還有一個更大的世界，充滿著美。但並非肉眼可見的世俗型態。那種美是……高中

物理老師寫例題詳解時絢爛的板書。

「你們不覺得這個解法很美嗎？」老師寫完不禁回頭感嘆。

「這個公式很美啊。」

全班忙著抄筆記，無人回應。但我可以理解。好的公式，就像優秀的程式語言一樣，是種非常心像的美。簡約、卻又涵蓋一切。剎那，卻又永恆。心領神會之美。心流。

我突然覺得諮商師更像月亮了。而且是滿月。因為在這一剎，我感覺我是完整的，我可以無畏地去感受周遭。

再次對話時，我和男友已經分手了。我在廚房刨絲瓜的皮。

「我們復合好不好？」他哭著說。「我可以改成你要的樣子。」

我沉默地削著絲瓜。他的淚從臉頰滑落，滴到地板上。像剛要開始下雨的午後。他深覺恥辱似地用手背拭去。

看他哭成這樣，我忽然好心疼，也忽然明白心疼是什麼。

心疼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憐憫。因為心是好重要的一個器官，你一定要夠愛一個人，心才捨得為他疼。

我也忽然理解為何他過去始終無法做到。因為他還在心疼自己。他的童年，他也有屬於自己的Summertime Sadness。無暇心疼別人。

「我一直想不透，為什麼你變了？」

絲瓜皮堆滿排水孔。他徒手替我撿起，丟進廚餘桶。以前每次一起做菜的時候，潔癖的他總是看不慣我縱容菜屑紛飛的樣子，這可以是一個爭吵的開端。

「我沒有變，我一直都是這個樣子。」我說。

我將刨光皮的絲瓜，細細切成小塊，放鍋裡文火慢燒、烹煮成過時的家常。在這個愛情殆盡的家，我試著接住我自己。

鍾爾妍



個人簡介

今年27歲，臺中人，女性，射手座，曾擔任骨科診所物理治療師。

得獎感言

2022~2023上半是很一段辛苦的時光，感覺身心各方面都經歷了一場極限運動，謝謝新北市文學獎，讓我這段爛泥般的時間開出花來。

本文藉由一次又一次求助諮商的過程探討敏於感受、包容與美的鑒賞等問題。

像月亮一樣的溫潤諮商師，細膩、耐心地爬梳作者的內心世界，藉由一次又一次的層層叩問，解開了愛情不對等的寂寞心事。敏感多情、被憂愁纏繞的作者，遇上了粗疏、不解風情的男子，注定了愛情失敗的必然。在這次徵文中，這篇文章算是文字最流利，敘事最清朗的一篇，可惜題目「絲瓜」的意象在文章中的點題作用，有一點費猜疑，結尾稍弱，是其小疵。



AWARD
LITERATURE